

海南先贤诗文从刊
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

丘濬集

第六册

(明) 丘濬 著

海南出版社



世史正纲

序

《世史正纲》曷为而作也？著世变也，纪事始也；其事则记乎其大者，其义则明夫统之正而已。董子曰：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；非道非义，功利虽大，弗取也。”或曰：自孔子作《春秋》之后，大事有吕氏之记，续之可也；正统有朱子之笔，遵之可也，奚用此为哉？曰：吕氏之记，记其大而无其细也；朱子之笔，笔其正而或专其统也。愚惟录其大而已，细小不屑及也；取其正而已，统否不暇计也。然则有所见乎？曰：有圣贤之书婉而正，学者之书顾而直；婉而正所以待后世之贤人君子也，显而直所以晓当世之学生小子也。何则？人之生也禀赋不齐，贤者、知者恒少，而愚者、不肖者恒多。圣贤之书，用意深而立例严，非贤人君子不能知也，是以知之者恒鲜。愚为此书，直述其事，显明其义，使凡有目者所共睹，有耳者所共闻，粗知文义者，不等讲明思索，皆可与知也。苟

或因是而驯致夫贤人君子之地，则夫圣贤婉而正之，书亦由此而得之矣。愚所以作书之意有在于是，非敢立异以犯不韪之罪也。然则其宏纲大旨，果何在哉？曰：在严华夷之分，在立君臣之义，在原父子之心。夫华夷之分，其界限在疆域，华华夷夷，正也；华不华夷不夷，则人类淆，世不可以不正也。君臣之义，其体统在朝廷，君君臣臣，正也；君不君臣不臣，则人纪堕，国不可以不正也。父子之心，其传序在世及，父父子子，正也；父不父子不子，则人道乖，家不可以不正也。本家以立国，正国以持世，而一归于人心道义之正，则人极以立，天地以位，夷狄不敢以乱华，禽兽不敢以侵人。上天所以立君之意，圣人所以立教之心，或其在此乎！请言其详，天位乎上者也，地位乎下者也。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，物之动者有三焉，人也，夷狄也，禽兽也。天生人，而于人之中，命一人以为君，以为人类主，阐教以立人极，修政以安人生，然必其生安，然后其极可立也。彼其所以为生人害，而使之不得安者谁欤？夷狄也，禽兽也。为生人主，必攘夷狄，必驱猛兽，使吾一世之民，各遂其生，而不罹其害焉。于是乎吾政行而教施，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，是则君人者之责也。虽然，君之所以为此者，非君之自为也，承天之意也；能承天之意，则能受天之命矣；受天命者，必奉天焉；奉天者，必大报天焉。君秉诚以事天，天垂象以示君，必致夫精禋

感格之诚，必谨夫象纬灾祥之故，如是则天人合一，天不在天而在君矣。天之心则仁爱人君，君之心则仁爱生民。民之生也，性天之理以为其心，形天之气以为其身；心有不明，君必明之，俾天之理不为物所蔽；身有不安，君必安之，俾天之气不为物所戕。故凡其号令之颁，政事之施，教条之布，礼乐制度之具，刑赏征讨之举，无非以为民而已。为乎民所以承乎天，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。然君于此，岂能以其独力为之哉！亦由夫小大内外之臣以为之腹心、股肱、耳目、爪牙焉耳。君总于上，臣分于下，彼此相资，远近相维，阶级相承，气脉相通，各尽职以厘务，毕同心以奉上，君必死其社稷，臣必死其职事。本乎是以持世，由一世而十世，十世而百世，百世而千万世。华必统夫夷，夷决不可干中国之统；君必统夫臣，臣决不可萌非分之望；男必统夫女，女决不可当阳刚之位。臣非有舜禹之圣，决不可以言禅；君非有桀纣之暴，决不可以言伐。君虽不及太甲，臣非有伊尹之志，决不可以言放；非为天吏，决不可兴问罪之师；非奉天讨，决不可清君侧之恶；事虽至于无可奈何，非济天经，决不可用权宜之策。天冠地履之分必严，水木本源之心必笃，如是则大义立矣。虽然，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必正而后国定，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。是故父有天下，必授之于子；子居大位，必受之于父。父非真尧舜，子非真朱均，必不可以与舜

禹；子非真武王，父非真西伯，必不可以舍伯邑考。隐摄桓位不可也，宣传缪位不可也。父之所予，必子心之所安；子之所承，必父心之所愿。非的见夫大义之决，不可以行权；非真有夫必归之诚，不可以言假。授受取与，必原其心。原其本心之初，于序必顺，于理必正，于心必安，以此正名，以此定位。既定其位，必端其本，本之所以端者，身也；身不可以不修，身之所以修者，心也；心不可以不正，知其身心之所以必当修而正者，学也。学不可以不讲，讲学以正心，正心以修身，修身以端其本，则夫妇于焉以有别，昆弟于焉以有序，诸父于焉以有善，诸舅于焉以有义，族人戚属莫不于焉以有礼。将见身正而令行，家和而福生，行乎上而效于下，笃其近而举诸远矣。是则大而不一世所以纲维之者国也，中而一国所以根本之者家也；家则内和而外顺，国则上令而下从。极乎一世之大，则华夏安乎中，夷狄卫乎边，各止其所而不相侵袭。则人之所以为人者，相生相养，各尽其性，各全其命，而一顺于道义之正，而不徇于功利之私，是则所谓雍熙泰和之世也。人既得其所以为人，物亦得其所以为物，天由是而得以为天，地由是而得以为地，则人君中天地而立为物之主者其责尽矣。上天立君之意，于是乎为无负；而圣贤所以著书立言，谆谆乎垂世立教者，亦于是乎不徒托之空言矣。区区一得之愚，偶有所见，而妄为此书，始嬴秦庚辰之岁，灭

国讫于齐,世道之始变也;终皇明戊申之春,彗出扫于昴,天道之终定也。首尾凡一千五百八十有九年。书成,用僭书卷端,以示夫当世之学生小子;而后世之贤人君子,容或有以取之否乎,不敢必也。于是乎书以俟。

成化辛丑春二月丁未,琼山丘濬序。



凡 例

一、是书之作，系事以年，而不备其时与月者，盖以圣人作经，备载四时，而错举春秋以为名，不敢僭拟之也。

一、是书止提其纲，而不备其事者，不敢仿大贤之纲目也。

一、是书异于前史者，以规圆为圈，于甲子下年号上，而即其中以书国号也。然其所书之号，则有朱墨之异焉。自来刻本，凡朱书皆黑其地而白之。今分画为白字者，以其圈之或白或黑，各有取义，非但朱墨之也，盖寓太极阴阳之理。

一、凡作史者，皆有义例。今此书标出前代事体之大而要者，示学者以大意，俾其显明易晓，简约易记耳。随事为文，无有义例，间有异义者，各具本条下。

一、凡序中所引言者，皆书中所合纪载者云。即此便是凡例。



世史正纲 卷一

秦世史 嬴氏，都咸阳

《史纲》而始于秦者何？志世变也。何则？前三代夏商周也，后三代汉唐宋也。前三代之制，讫于秦而尽；后三代之制，至于秦而起。是盖天地间世变之大机会大界限也。《史纲》于是乎托始，其慨古道之不可复，而世道之日以降也夫，噫！

始皇帝 讳政

《春秋》十二公，皆别书公于每卷之首，而司马氏之《通鉴》亦如之；惟其别出也，故隐庄闵僖，可不书其即位，而得以寓夫笔削之意。《纲目》则书每帝谥号于其首年之下，而不别出之，故其君之始即位，虽有不可书者，不得不书也。不书其所以始，何以知其为某君哉！《史纲》仿《通鉴》例，年经而国纬之，是亦《春秋》之意也。

庚辰(秦)始皇帝二十六年

《史纲》规为圈而书国号于其中,用以冠于逐年之上者何?视《纲目》书某甲子例也,盖天运于上,而以岁周之;人生于下,而以国统之。标国号于甲子之下、逐年之上,所以著奉天运以主民生者,当时统系在此也。若书有朱墨之殊者,则又以别其统之有偏全焉;无统之世,则虚其中不书。〔又见元世史及至正十五年下。〕

灭齐。

呜呼!三代建制之大者,莫大于封建,至是扫荡无餘矣。武王承夏商之后,分封八百国,春秋之世,惟餘十二诸侯。至于战国,存者仅七而三,晋田齐已非初封之旧。当是时,虽曰气势卑陋,政令庞杂,然而先王封建之微意,犹有一线之存也。至始皇立,首灭韩,次灭赵,次灭魏,次灭燕,次灭楚,至于是又灭齐。呜呼!此天地开辟以来,圣帝明王所以建万国、亲诸侯之制,自是以后,永无可复之期矣。是盖世道大变之端也。

初拜天下。

呜乎!秦至无道也,乃能定天下于一,孟子不嗜杀人之言,无乃不验乎?吁!是不然。秦人吞噬六国,盖恃其势力以兼并之也,岂所谓定乎?所谓并天下者,特为汉主驱除焉耳。曾几何时,胜广兵起,复立六国尽王诸将,天下纷纷扰扰,民不聊生,卒之定天下于一者,乃宽仁大度

之沛公也。孰谓孟子之言不验哉？愚尝因是而通论天下分合之势矣。孟子曰：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，乱之极矣，天必厌之而生治，治之将生，必有驱除之人，以扫其祸乱之余烈，以迓夫反正之君，俾其开一代之治端，基数百年之全威。历考前代，莫不皆然。周之衰也，分而为春秋战国，终而收拾之以秦，于是乎汉兴焉。汉之衰也，分而为三国南北朝，终而收拾之以隋，于是乎唐兴焉。唐衰而五季纷乱，世宗于其间以治易乱，气势将合矣，有宋继而阐以文。宋衰而女真分裂，蒙古乘其后，以夷混华，坏乱已极矣，我朝拨而反之正。噫！自唐虞之后，帝王之兴代，必以三者三才之道也，天地人之异统，忠质文之迭尚，始之以夏商周，继之以汉唐宋，终而复始。而我朝之兴，其视商周之夏、唐宋之汉乎？

始称皇帝。

呜呼！帝王称号之盛，至是更无以加矣。盘古以来之君，称皇者三，称帝者五，称王者三。始皇初并天下，自以为德兼三皇，功过五帝，乃兼用之以为称号。后世袭而称之，而以王封其臣子，遂为万世不可易之制。噫！自有此名称以来，古道日以湮微，世道日以沦降，名虽尊于古，而实不及之远矣，遂使君道日尊，臣道日卑，上下遂至于悬绝，师臣之礼，世不复闻，格心之学，竟莫能施。呜呼！是亦世道大变之一初也欤！

始以命为制，令为诏，自称曰朕。

呜呼！帝王之制作号令，载于《书》者，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是已。而其所称谓，曰朕，曰予，则上下通之也，至是始以命为制，令为诏，自称曰朕，为上之所专，而臣民不得与焉，遂为万世之定制，是亦世变之一初也。

除谥法。

始皇以古谥法为子议父、臣议君，故欲除之，自我而始，世世以数计，二世、三世，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焉。抑岂知死肉未寒，而人杀其子，仅及再世，而天讫其祚。万世之下，称其为无道秦者，如出一口，初不系其谥之有无也。

追尊其考庄襄王为太上皇。

皇者，大也；皇而加之太上，尊极之称也。周公成文武之德，古固有追王之礼矣。然所谓太上皇者，则肇见于斯焉。后世遂用之以为生者之称，用谨识其初。

以十月为岁首。

夏正建寅为人统，商正建丑为地统，周正建子为天统，是则三代所建之正法，三才之道也。秦不师古，而以建亥之月为岁首，果何统乎？抑何所法乎？

分天下为郡，始置守尉监。

呜呼！此万世郡县之始。古者列爵以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分土以百里、七十里、五十里，世及以相承，盖非一世

矣。至秦始易国以为郡县，易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以为守、尉、监，遂为后世不可易之制。自是以后，事君者无世禄，治民者无恒政，兵农遂分，不可复合，岂非世道大变之端也欤！

始徙豪富于咸阳。

后世徙民实京师始此。

灭古礼，惟用其尊君抑臣者。

书礼始此。谓之书者，书于《史纲》者，此其始耳。前此固已有之矣，后仿此。

改周大武乐为五行。

书乐始此。

一衡石丈尺文字。

吕祖谦曰：此乃帝王初政之常，秦犹沿而行之，后世鲜或举之矣。

始制受命玺。

玺之作，史不著其年月，考之《后汉书》注云：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，其玉出蓝田山。而《篆文图说》亦云：始皇并六国，得和氏璧，命李斯篆文，玉工孙寿刻之。按此二说，则玺当是作于灭六国之后，故系之于是年之末云。夫一玺之微，初无系于治乱，而必书之者何？盖玺者，信也，古者尊卑共之，至秦乃独以专之，天子之尊，故于是乎志其始耳。玺之文曰：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”自是厥

后,有天下者得是玺也,遂以为真有受命之符;无是玺也,乃至目之为白板天子。一何愚且惑哉!且命出于天,必有德者,然后足以受之;受命者不于其德,而顾区区于一物之用,命果在是乎?三代有道之长,享国皆至数百年,初未闻有此玺也。秦自作玺之后,仅七八年,遗臭闻于沙丘不一,再传肉袒负于轂道,乌在其为寿且昌哉!由是观之,是一亡国不祥之物耳。《史纲》特表之,以见天命之去留,在君德之存否;玺之有与无,初不足为轻重也。书之于此,用以祛万世之惑焉。〔抑是玺也,或以为蓝田玉,或以为和氏璧,果孰是欤?考古璧之制,有肉有好,状如今之钱然,非印之质也,当是蓝田玉所刻,此于史无所关系,聊漫及之。〕

收泰半之赋,盐铁二十倍于古。

书盐铁始此。

始行半两钱。

按古文钱字作泉,言其形如泉文,一变而为刀器,再变而为圜法。圜法者,太公所立也。秦兼天下,币为二等,黄金为上,铜钱为下,其钱质如周,钱文曰半两,重如其文,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,为器饰宝藏,而不为币。吁!自周景铸大泉之后,而有半两之钱,自后而为榆莢,为八铢,为四铢,为五分,皆始于此。

冬,十月

按:秦自昭王已以十月为岁首,至是始为定制。旧史

于逐年之下，首书冬十月，继书春、书夏，而终于秋九月讫。汉武帝太初元年行夏正，而后首以春焉。《史纲》书冬十月于是年之末，无乃非据事直书之实录乎？夫史之作，虽以纪事，而其义则上齐天运，中阐人文，下维地纪，截然有一定之理，而不可移易，不从其人为之私，所以合乎天道之公。《传》所谓拨乱世而反之正，史所谓以治法而正乱君者也，盖尝因是而论之。自古作史者，虽以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亦未尝纪甲子；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首年标岁名，其后惟纪以六甲；而司马氏《通鉴》以岁阳书于各卷之首，然犹未用以冠年也。惟朱子《纲目》始为义例表，岁以首年，于逐年之上书某甲子，虽无其事，亦备岁年；所谓岁，周于上而天道明者也。彼夫一代之史，一国之事，逐年之上，不冠以岁，天时人事两不相干，随其事而纪其实可也。今通数代以为一书，编次其年，冠以甲子，其于是年，既书曰辛巳矣，而其岁首实乃庚辰之冬，则是一岁仅有三时，而其一时乃去岁之余也。而又以是岁之冬，属之壬午之首，如此则天运参错不齐矣，岂所谓岁周而天道明哉！夫春夏秋冬，天之四时也；生长收藏，时之四用也。以冬而首乎春，以藏而首乎生，天之道，气之运，果若是乎？或曰：商周以建子、丑之月为岁首皆非欤？曰：子丑之月，虽为旧年之冬，而新年之阳，实生于此，其亦如日之有子丑时乎？固非秦人用建亥之月，亥为十二

支之终之比也。况其月数又因仍其旧,而未尝有改乎!然则,述前史而改其实,古亦有其例欤?曰:新莽改汉正朔,以今冬十二月为来岁之春正月,温公作《通鉴》书仍汉旧;朱子《纲目》因之,盖不予其改汉正朔也。吁!莽固不可改汉正朔,秦政何人,而改三代正朔耶!〔又见汉太初元年。〕

辛巳(秦)二十七年

初巡游。

始皇巡游,不止此也,此其初耳,故著之。呜呼!有虞之时,五年一巡守;周十有二年,王乃时巡,所以省方观民,非以为游乐也。然又必以四岳为底止之地,出必有期,行必有方,未有频年出行,游荡无度如始皇者也。今年巡陇西北地至回中,明年上邹峰,继是渡淮,浮江至南郡,登之罘,刻碣石门,至云梦,上会稽,直至沙丘崩而后已。呜呼!假望秩省方之说,以济其流连荒亡之欲;所至征求百出,烦民耗财,卒至于民怨盗起,覆祚殒身,曾不旋踵。噫!后世人主可不鉴诸!

壬午(秦)二十八年

祠邹峰山,始刻石为颂。

后世石刻始于此。

始封禅。

封禅,不经见。其说昉于管仲,而详载于司马迁之



《史记》，然皆托之空言耳；见于行事者，首著于斯。自是而后，若汉之光武，唐之高宗，宋之真宗，皆效尤之。秦其始作俑者欤！

求神仙。

呜呼！天下岂有不死之人哉！岂有不死之药哉！始皇既平六国，凡平生志欲，无不遂者；所不可必得者寿耳，于是信方士之言，谓人有不死者；人之所以不死者，得不死之药而食之也；于是遣徐市入海，求三神山，访神仙，觅不死药。呜呼！天地间岂有此理哉！

癸未(秦)二十九年

韩人张良为其故主报仇。

呜呼！韩亡至是十有三年矣，而张良以家世相韩，犹散千金之产，募壮士以为其故主报仇。呜呼！世有躬于其身食君之禄而怀二心以事异姓者，视此亦可以感怆矣。《史纲》纪人臣之事，而首之以此以示万世之委质事人者。或曰始皇废先王之制，灭六国，虐用其民，无一人敢私议之者；而子房区区匹夫，募壮士持巨椎击之于千乘万骑中。未逾年而始皇死，自此陈胜吴广田儋项梁之徒，始相寻而起。是褫祖龙之魄，倡群雄之心，皆子房一击之力也，其关系岂小哉！

甲申(秦)三十年

乙酉(秦)三十一年



使黔首自实田。

井田至此始大废。

丙戌(秦)三十二年

坏城郭,决堤防。

伐匈奴。

书伐胡始此。夷狄入寇,不得已伐之可也。始皇信卢生“亡秦者胡”之讖,而兴无名之师。呜呼!岂所谓不得已哉!

丁亥(秦)三十三年

初开南越地为郡。

此南越属中国之始。按:南越地,自古不通中国,始皇发诸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为兵,略取南越陆梁地,置桂林南海象三郡,徙民五十万人,与越杂处。至是五岭之地始合于中州,经今千有余年,风俗移易,遂与内地无异。而其物产之用,有国者或不能无资焉,始皇开拓之功,亦不可泯也。

始置闽中郡。

此闽地入中国之始。按:史闽越王无诸,及越东海王摇,皆越王勾践之后也,姓驺氏。秦并天下,废其君长,以其地为闽中郡,不著其年月,闽广地相连,意其与平南越同时欤!因次其后。

收匈奴河南地为县。